



那年明月

紫慕

在我的书房里,端正地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苍灰的是沉静的夜色,萧疏的树影,远方的村落……唯有悠远的夜空中央,那一轮孤悬的明月光辉闪亮,常常将我带入恍惚的乡愁里。

回忆的序幕总是从那个遥远的雪夜徐徐拉开。在乡间的一段山坡小路上,一轮明月自白杨树梢的背后悄悄升起,像一个镶了金边的银盘,清冷的光辉倾泻在山路上,泛起幽暗的雪花点点,山风轻吹,拂过林梢,拂过山路上那个黑黢黢的匆忙身影。那身影急促的喘息声伴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踏雪声使得路两旁的白杨树林更显得高大茂密。

那个雪夜里瘦小的身影正是我的祖母。她怀中紧抱着三四岁浑身滚烫的我,那一晚恍惚跌入了云海里,周遭的一切都是缥缈虚幻的,唯有祖母一缕缕灰白的头发在我眼前的风雪里舞,她温湿的唇一次次地贴在我的额上,伴着她豆大的汗滴和泪水,落在我的脸颊,又轻轻滑入我的脖项。那一晚的路多么漫长,那轮明月,却从此根植在我的心田里,犹如一盏灯,亮在我此后所有漂泊的生涯里。

儿时的那个与祖母相依为命的小山村是美丽的。村前流水潺潺,屋后山色葱

茏,草色青青。春暖花开了,红花儿、黄花儿朵朵开得生动,风儿轻唱,蝶儿翔舞。常常在这样的日子里,或是清晨,或是黄昏,我却独自坐在门前河边的青草地上,听着河水静默地流淌,凝望着远方,痴痴地陷入无边的忧伤里,每每这时,祖母总是倚在门前,远远地望着我,当我回首,与她的目光相遇,她瘦小的身影便一瘸一拐地走近我。

“瞧,咱们满园的豆角、黄瓜、还有你最爱吃的柿子样样可爱……”祖母拥我入怀,笑着说。

我那时已经不记得,去远方寻找各自幸福的父亲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多少时光。我不说话,依旧凝望着天边,看晚霞一会变成一匹大马,一会又变成一只天狗。

“我娃儿不难过,咱不是还有贝贝嘛……”。贝贝是一只毛色金黄的狗,祖母对我说这话时,它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就一直望着我,好像也想起了自己远方的妈妈。贝贝是祖母在一个晚秋里捡回的,那一次,祖母牵着我山外的镇子上赶集,回家的路上,就看见它小小的身子瑟缩在路边的杂草里,奄奄一息的模样,远远地望见我们,就怯怯地“呜呜”着,祖母慌忙收紧了一瘸一拐的步子。“瞧这眼神让人心疼,咋样都是一条命呢……”祖母说着,就俯身爱怜地摸摸它,将它拾进

怀里。

“奶奶,小狗叫啥名好呢?”

“叫贝贝吧,它也是奶奶的宝贝,你们都是奶奶的宝贝……”

从此后,我们那个山脚下的家里,门前屋后就多了一份欢愉,我们仨一起迎着四季的朝起暮落,安享着一个个蒙蒙夜色里的满天星斗和那一轮光辉。

流光似水,如烟的往事里,祖母一瘸一拐的瘦小背影也被风裹挟着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终在我不舍的泪光里再无回头地去了远方,再不久,贝贝也静窝在一丛黄昏的秋草里没了声息。我的小山村的天空从此暗淡了,只将它的背影留给了我,在我的时光里渐次迷蒙,唯有那一轮明月在这迷蒙里亮着,亮着,很孤单的样子。

那年回乡,遇到一些故人,许多往事又重新说起。

“你祖母当年可是咱四乡八村人人尽知的花儿,不仅人长得俊俏,舞也跳得好,一身碎花红袄在台上演《红灯记》里的李铁梅,总要引得掌声雷鸣呢……只可惜,那年冬天,你高烧不下,抱你去几十里外的镇子上就医,冒雪走了一夜的山路冻伤了腿,从此后就再也……”

我一边听着,那年的明月就又一次静静地升起来,照亮在往昔苍茫的夜空里……

微笑直面人生

程应来

寒暑更迭,岁月嬗递。我像一头老牛,不知拉直过几多曲折的岁月,不清楚犁开过几多板结的日子。只晓得几十载的忍辱负重,几十载的孤独凄凉,比身上的毛发还多;而日月升降踏出的蹄印,充填了串串凄苦和悲凉。

伤感地走出小屋,无意识地在门前徘徊。梦幻的月夜,可以清楚地听到自己心灵哭泣的声音。思绪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不息。

人生之路,充满曲折坎坷。人生厄运,多次把我逼到崩溃的边缘。我惆怅,我痛苦,流下了辛酸的眼泪。然而,痛苦可以产生绝望,也可以产生毅力。我很快在痛苦之中成熟了。

我慢慢地懂得了,只有踏过冬天,才能走进春天;只有经过黑夜,才能到达黎明;只有在汹涌的大海上奋力搏斗,才能迎来沙鸥翔集,浮光跃金的胜景。这是不可避免的航程啊!

人生本是痛苦的组合体,品尝痛苦才能找到正确的人生轨迹。回顾过去的痛苦经历,我不再流泪,而是轻轻挥手,道声再见,再转过身抓住今天,继之向明天微笑。

不再期盼飘渺的梦成为现实,不再憧憬人生如童话般美好,只渴望少一点懊悔,多一份自信。

不再哀叹昨日的失意,不再畏惧明天将风雨兼程。在这月夜的尽头,我唱一支冲出伤感的赞歌。

不抱怨的生活

李爱华

我可以分享你的喜怒哀乐,但我不喜欢听你总发牢骚。有的人和你聊天就是抱怨不停,和她聊家庭,她就是婆婆不可理喻,老公难以沟通,战火硝烟,孩子不懂事,惹是生非。再和她聊工作就是上司压制,同事排挤,小人当道……总之,全世界就数他最不幸。最倒霉的事和最差劲的人都被他碰上了,牢骚满腹的人说话就像汽车排出的尾气,让人不得不吸入,还直煽鼻子。

对于不能改变的生活决定,我不喜欢抱怨,而是积极地努力适应。新的工作分配,自己的所任班级,家长文化水平低,做事有时难以理喻,面对孩子不整齐划一,咱就因材施教,只要每个人和自己比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成。家长素质不高,但大多淳朴善良,真诚沟通,终有成效。

在这物质欲望日益膨胀的今天,自己的丈夫是个特别安于现状的人,这既是个优点也是缺点,他不浮躁,闲云野鹤,也没那么高要求,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花销与日俱增,有时妈妈经常在我耳边唠叨老公不能赚钱啊,太过老实啊。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实这种现象在国外也很普遍,国外许多男人还心甘情愿地在家做奶爸呢!而我们常常被传统的影响。我想与其抱怨,不如靠自己改善生活,夫妻俩谁赚钱都是一样的,赚钱多的忙碌一些,赚钱少的就多做些家务,分工合作吗!谁有不抵自己有,自己赚钱不但可以改善家里生活条件,还能不用看别人脸色买自己心仪的物品,在家里还会拥有一定的地位,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不像有的女人坐在那里总是抱怨自己老公没能耐,每天只能眼巴巴羡慕别的女人锦衣玉食的生活,自怨自艾,不知不觉韶华已逝,空留遗憾。

消极不能改变现实,只会让你停滞不前,与其把时间用在抱怨上,不如用在自我进步上,拥有持续的成长和学习能力。改变自己的想法,多谈谈生活中令你感激的事情,而不是老在你不喜欢的事情上纠结,不要让你满脑子的消极想法毁了你的生活。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投射给它什么,它就能映照回给你什么。永远做一汪鲜活的清泉,笑对生活中的风霜雨雪。

你这样,真像你的父亲

邵玉龙

眼前的父亲竟是如此地虚弱!

一身病号服,安静地躺在病床上,身旁是时刻变换着数字的仪器,身上布满各种各样的线,鼻腔中也插着氧气管。知道我来了,苍白的脸上现出微微的红色。

“回来啦!”

“嗯。”我几乎是傻傻地回答。

望着父亲又闭上了的眼睛,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阵发酸:这就是山岳般横亘在我面前三十多年的父亲吗?脸色又恢复了苍白,卷曲稀疏的头发状如乱草,紧紧地贴着头皮,眼角已经有很多湿湿的东西,嘴唇动了动,似有话说,但终究又没有说。

“爸,你先躺着,我带三叔去吃饭。”

“去吧!”父亲解脱般地点了点头。

三叔是父亲发病时,身边能喊到的唯一的人,正是他半夜将突发脑溢血的父亲及时送到医院,及时办好住院手续,父亲才得到及时的治疗。

“你爸一开始不让我给你打电话,直到检查结果出来他才同意,他怕你担心,更怕花太多的钱。你没来的时候,他还在懊恼自己怎么得了这样一种病。”三叔的眼角有点晶莹,我的鼻子也愈来愈酸,朦胧中,昔日的父亲也向脑海里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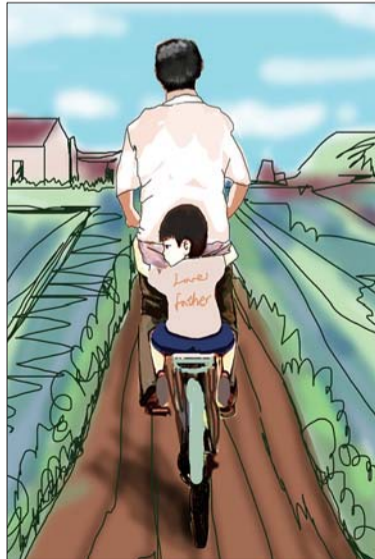
那时的父亲是我最恐惧的人,每当他高大的身影在我眼前威严地一站,胆

小的我总会有种窒息的感觉:黝黑的脸庞,粗大的手掌,大声的呵斥,几乎是我童年最为恐怖的记忆。以致小时候的我成天生活在战战兢兢之中:高兴的事不敢炫耀,怕换来“少翘尾巴”的呵斥;和人打架无论输赢,也不管是否有理,都不敢在家泄露半个字,怕被他拧着耳朵去人家道歉,更是担心自己本来就吃了亏后还得被他逐字逐句地从我委屈的申诉中寻找不是,最后的结果总是痛哭流涕地表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对我来说,父亲就是这样如山般横亘在我的面前,他让我无法去接触外面的精彩而不得不潜心于书本的世界,最终的结果是我成为了村里唯一生性顽劣但成绩优秀的孩子。

家庭的贫困还是让我接受了发小们退学、一起外出打工的建议。当我嗫嚅地向他说出想法时,换来的是凌厉的目光和高举的手掌,落荒而逃的我从此再也不敢提退学二字。记忆中,不知有多少次我略带报复地伸手要钱和他几天后给我学费的自如轻松,“好好上学,老子还用不着你去挣钱!”而多年后,给我看孩子的母亲才在无意中告诉我:那几天,父亲曾走了多少路,卖了多少的银花,借了多少家亲戚,做了多少次笑脸,而借来的钱,又需要他用多长的时间来偿还!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人辛苦为人甜。父亲竟然是一座为我遮风挡雨,排除万



难的希望之山,而他自己却要去承受风雨,迎接万难……

一阵电话铃声打断我的思绪,是九岁的儿子从济南打过来的,在问过爷爷的病情和我到家的时间后,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一如当初在父亲面前的我:“爸爸,学校暑期里组织夏令营活动,要一千三百块钱……”儿子的声音最后几乎低到了听不见。